

慈悅發心 編導演繹

文／黃鳳樞 · 攝影／顏霖沼

十年前，呂秀英（慈悅）第一

次聽到《三十七助道品》音樂的時候，感受到經藏裡面字字珠璣，非常受用；又因為從小對音樂的敏銳，這些文字在她的腦中化成許多隊形。她畫下這些隊形，編排一下走位，想在活動中呈現。

為了在舞臺上秀出《三十七助道品》的經文，她到永樂市場買了一百碼白布，請書法家將經文寫在白布上，想讓參加的人看著字幕跟著唱誦；甚至買了鐵鍊、鐵網，撐起白布，以人工拉字幕。後來聽到一位電視臺導演告訴她，才知道，原來要秀出字幕，只要透過電腦投影出來就可以了，何必寫在白布

上呢？

現在看起來，白布、鐵鍊、鐵網也是一種創意。即使不懂得字幕、不懂得燈光，一九九九年歲末祝福，編排完成的《三十七助道品》，結合歌曲、手語，首度於慈濟臺北分會登臺亮相即深獲肯定；隔年，再度於慈濟三十四週年活動中演出。慈濟人第一次看到，經藏可以這樣演繹，都很震撼。從此，這樣的表演模式，建立了日後慈濟音樂手語劇的雛型架構。

超越自我 宣揚法音

呂秀英是一位商界女強人，代理

進口服飾，在同業中，她的業績一枝獨秀。近年來事業已成為她的副業，所有時間幾乎都給了慈濟。大約十年來的慈濟大型活動，如音樂手語劇、浴佛典禮、歲末祝福……都是出自呂秀英的構思與企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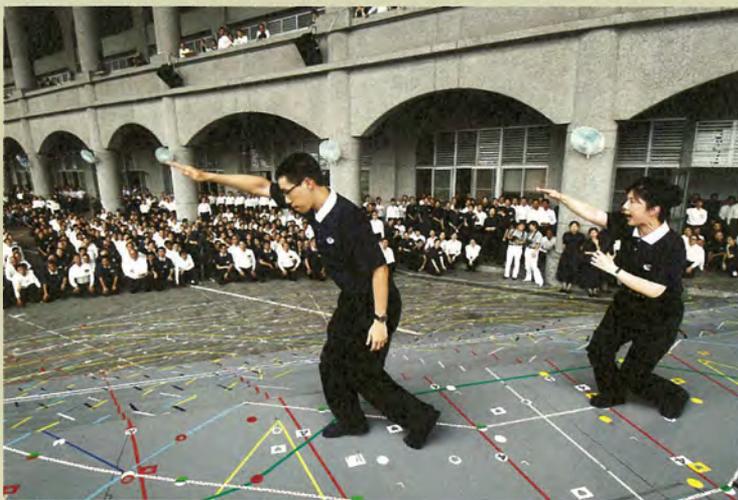
從二〇〇〇年的《三十七助道品》，慈濟人以音樂手語劇導入經藏，音樂手語劇成為法音宣揚的方式之一。音樂劇《靜思·寰宇·慈濟情》、《父母恩重難報經》、《藥師如來十二大願》、《清淨·大愛·無量義》，到二〇一一年推出的《水懺》公演。呂秀英是企畫音樂劇演出的推手兼導演。

呂秀英坦言，她不是專業，想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六月下旬，桃園區演繹隊伍齊聚慈濟板橋園區，由呂秀英驗收成果。



驗收成果後，隨之針對結果全盤檢討，並親自示範。

要將深奧的佛理，淺顯地呈現在舞臺並不容易，在不斷嘗試與摸索過程中，事情絕對不順利。拿這次的《水懺》經藏演繹來說，整個企畫過程被時間迫著跑，她則是追著進度跑。一天有好幾個進度同時要進行，包括演員、京劇、入經藏種子、驗收，龐大的工作量超乎想像，她毫不卻步，勇往直前。

很多人想知道她的衝勁從何而來，她認為應該是不捨上人的「來不及」，她在隨師筆記上寫上斗大的「急急急！！」一心中盤算著，要如何排除萬難，讓大家動起來？她說：「會有這樣的動力，往前一直衝，是看到上人的一言一行，不斷激發出來的使命。」這樣的使命感也是來自上人輕輕的一點，呂秀英說：「這輕輕的一點，可以讓我

想十天，想到最後，自己覺得慚愧，就很渴望能夠再做得更多。」

呂秀英回想起二〇一一年初歲末祝福期間，在隨師的車上，向上人報告完《水懺》演繹企畫案時，上人看了她一眼說：「我等待這個時候，等待這樣的一種入法方式，我等了五年了。」她一聽，眼淚幾乎狂飆而下，內心更篤定非做不可。

二十六場演繹結束後，很多導演與藝術界人士見到呂秀英時，總會在讚歎之後提到：「從來沒有人利用四面舞臺，可以做到如此天衣無縫！假如有機會在國家的大活動中，企畫一個開幕式，你一定會得到金馬獎或金鐘獎。」她卻說：「金鐘獎、金馬獎要做什麼？上人如果說：『還不錯』，對我就好像金鐘獎了；上人如果說：『很道

氣」，那簡直就是金馬獎。」

創意不斷 來自音樂

她過去總是一「終日營營常計算」，個性好強的她，要求營業額往上攀。見到同行引進了一個品牌，她跟著引進一個更好的；看到那個品牌賺得錢多，她會想辦法用現金將它的授權買過來；無止境的追求著，並且沾沾自喜。

最近一個法國人想將品牌的大陸經營權，交給呂秀英，她第一時間脫口而出：「我沒時間。」曾經為了爭取臺灣的代理權，談了兩年不被接受；現在老板親自拜託，對別人來講是求之不得，可是她竟然能夠馬上回絕。

從來沒有刻意去想，做了慈濟

有什麼改變，「為什麼那些不再吸引我、不再誘惑我？」她一時想不到原因。回絕法國廠商的大陸代理權，她感到心安：「那種誘惑，很難再去誘惑到我。」《水懺》演繹過後，她繼續忙別的事：「整疊的設計圖，往垃圾桶就丟了，水懺已經離我很遠了。」

假使重新翻閱這疊設計圖，會發現針對兩千位入經藏菩薩的設計，原本臺下的入經藏菩薩是坐著的，同時也是觀眾，後來實際走位之後，發現椅子除了影響動線之外，也讓法會的道氣打了折扣。於是椅子的數量，從三分之二減為三分之一，乃至到最後，全部不放椅子。

至於臺下的佛區之所以設計跪坐的動作，是在五月二十日花蓮首場演繹時，考慮到入經藏菩薩如果站



呂秀英於花蓮靜思堂與專業演員為首場演繹彩排。

著，可能擋住上人的視線，見不到完整的演繹；因此，決定演繹的那幾段，讓入經藏菩薩跪坐，結果上人說：「這個是對的，因為他們站了兩個半小時，腳痠的時候最想坐下來。」跪坐的方式便定案了。

為了跪坐，很多膝蓋不便的入經藏菩薩，因為被勸上到輕安區，產生極大的反彈。不過來到臺中和彰化，呂秀英印象深刻的是，當她站在舞臺彩排時，喊出節拍與提示：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轉身蹲下，站起來燈光亮！」下面佛區的動作則是：「我今一一懺懺悔」 「跪」，「遠離諸業莫沉淪」 「坐」。幾乎同一時間，她聽見被轉到輕安區的志工傳來一片聲響：「唉呦，好加在……」

在整個設計中，類似這種椅子或

動作更改的地方很多，因為原本是紙上作業，實際運作以後，才會發覺問題所在。

能夠聽到音樂腦海裡就有畫面，呂秀英以為這跟她小時候的自閉傾向有關；她常常一個人躲在角落，聽到音樂總是任憑思緒飛揚，想像自己在草原，拿個風箏跑……學習畫畫也訓練了她對事物的敏銳度。

她的敏銳在於看到歌詞，可以想到要呈現的畫面，不過，等聽了音樂，畫面可能會再改。「歌詞和上人開示，勾勒內容的方向；創意還是來自音樂比較多，因為音樂會影響快慢和情緒。」

水懺法會藝術匯演

二十六場的《水懺》經藏演繹是



清晨到入夜，全臺各地分地區、時段、梯次驗收成果。



呂秀英說，要讓動作入法、入心，就要深入了解經義。

法會，將近三萬人經藏菩薩，對大眾以法相會，接引的是社會不同階層的人。歌子戲的加入，拉近了距離；京劇的俐落與精緻，正好簡單地詮釋佛法。

呂秀英買來京劇的DVD做功課，京劇的俐落在於，一從一個馬鞭，它可以剎、剎、剎、繞了一圈，走過八千里路雲和月。」秀英想，有地方傳統的歌子戲，加上精緻又歷史悠久的京劇，兜在一起會很好。

比較花心思的則是服裝，要如何將它們接得天衣無縫，宜古宜今；經藏演繹裡面，敘述著古代發生的這一件事，到了現代，還是會有同樣的這一件事發生。這告訴觀眾，人的煩惱就是繞著這些事，千年不變。請教過服裝設計師和京劇專家之後，才了解到京劇裡面服裝的規

矩，鬼有鬼的顏色，夫人身分一定要用緞，平民老百姓則是用綢。

原先，李璇飾演的貴夫人，劇情設計了比較長的水袖，在緊湊的節奏下，要丟出水袖再抓回來，有許多拋、耍的動作。李璇習慣的是較短的水袖，因此練得很辛苦。後來改採用較短、較寬的綢布，讓李璇披在身上輕甩，做了一點變通。

〈果報障〉比較看得出由傳統京劇的方式呈現，其中講的是因緣果報、六道輪迴，歌詞則是扣合著時事。由於「夢歷六道」裡面，幾乎整幕都是魂魄在飄盪，如果身著現代服裝很難呈現。京劇中內斂又有質感的肢體正好可以呈現這樣的輪迴。京劇很多具有內涵的動作，被用在演繹中，比如，要走修行的路，在京劇的身段中，修行的路走

起來，腿一伸，跨步往前，抬頭挺胸，那氣勢着實震撼。

放下身段領悟跳脫

演繹過程，對慈濟人來說，在乎的是表情、肢體的內涵；但是以專業者的角度，卻希望把最高難度的放進來，才能撐起這麼大的場面。專業歌子戲演出者許亞芬談到她的想法時說：「跟慈悅師姊這種磨合，對我來講是一種很大的困難跟突破。」以往，許亞芬演戲的時候，一般傳統戲服、唱腔、身段，一樣都不能少；可是，呂秀英給的考驗是：「亞芬！我這跟一般的不同哦！我這個入經藏，妳一定要跳脫。」戲的表現和情感的內斂，這兩者都要融合恰當，才是經藏演繹

所需要的。

「好！妳給我時間，給我學習，我再激昂到我自己的頭腦，怎麼樣去想到它不一樣的東西。」許亞芬跳脫出來，用笛子的音樂取代喧鬧的鑼鼓，表達人面瘡在身上撕拉的痛楚。

以歌子戲的專業，以一個劇團團長而言，同樣的大活動也曾經做過，許亞芬放下身段，將心比心，能改就改。她說：「我都會準備兩套，一套是自己要的東西，如果呂秀英不要的時候，我再拿出準備的另外一套。」

整個彩排或是演繹過程，許亞芬和呂秀英之間的溝通是最無障礙的，相較於許多年輕的演員總是請教：「國師！我不知道慈悅師姊到底要什麼？」許亞芬也不斷地提醒



花蓮場集訓彩排，呂秀英對志工叮嚀注意事項。(謝光雄攝)

他們，要注意聽導演在講什麼，只要定下心來，放空自己就能夠聽懂了。這是因為許亞芬聽懂了什麼是「跳脫」。

隊形與合 慈濟精神

整個《水懺》經藏演繹，從〈開經偈〉、〈序曲〉、〈煩惱障〉、〈業障〉、〈果報障〉到〈終曲〉，除了舞臺上專業表演藝術的呈現之外，所有入經藏菩薩們的演繹段落，各有不同的隊形變化。所有隊形與動作也都有不同的意義存在，呂秀英強調：「沒有上人的開示，也弄不出這麼多的隊形。」

以〈業障〉的懺來說，上人曾經講：「我們一個水波，一個習氣。」隊形中，最上層有一個水滴

隊形，代表的是上人的那一滴水；妙音的每一句，腳步都要跨出來，就像水波，一個水波，改變一個習氣。

上人又說：「那這樣的話，人與人之間的惡緣，或者業力的牽引，就會減到最低。一到最後，下面這兩千個人都要水波，是因為它整個浸入在法水裡面。每個人如果都能夠在法水裡面，相信改變每個人的習氣，這個社會才會祥和。」

又以〈業障〉的願來看，隊形是慈濟的標誌。八個花瓣在下面，由穿著白色衣服的妙音代表，一拍一句：「紅塵滾滾迷自性……人人本具有佛性……」到最後一句，一兜起來那一剎那，看到原來是一個慈濟標誌，這個就是無聲的說法。像是一個「合」字倒過來一樣，慈濟

標誌最大的精神指標就是「合」。

同樣，合的概念，也在手語和妙音動作的互相呼應中看得到。呂秀英編的妙音肢體，它最美的在一個「慢」，當妙音在比的時候，表情、肢體，越慢越到位，讓看的人更感動，更有入經藏的感覺。妙音的肢體和手語的動作互相呼應。舉個例子：「懺悔瞋恚忿怒傷害心」，而妙音的「暴躁習性常傷人」，「人」這個字的聲音一出來，演繹者的手斜著往下一揮，就可能會傷到人了，這也就是往自己內心、自己的習氣懺悔。

呂秀英相信，透過手語、透過妙音的肢體設計，如果大家都能了解動作與經文的意義，相信一定能夠每天生活得更輕安、更自在，因為這些肢體會不斷的提醒著你。

劇校出身的林小樓，回想起經藏演繹的彩排時說：「慈悅出現的時候，磨難才剛開始呢。」她總是一邊彩排一邊換角，只要幾次動作或情緒不到位，馬上換人上場，一旦被換下來了，想要再上場，得經過更多努力才行。想到小時候在劇校被罵也就罷了！長大了還要被罵，林小樓差一點就打退堂鼓。

一意求好 佛心師志

「你們現在就開始走位，如果不適合的，我們就換人。」因為要為法會的道氣把關，呂秀英對這些演員說：「在小巨蛋，你一走到光區，人家就在看你了，觀眾要看誰無法掌控，所以你任何一分一秒，都要進入那樣的情境。」林小樓

說：「我很喜歡她，因為她和劇校的老師一樣嚴厲。」

「我現在對你多苛多嚴，你到最後，你一定會很感恩，也會很感動。」大家知道呂秀英是好意，果不其然，到後來，所有演員從開場的音樂一響起，全體合掌唱誦佛號，每個人淚流不止，感受到法會的道氣。拋開半年來的辛勞，林小樓笑著說：「我們終於化不可能為可能，我們辦到了！」

由於入經藏菩薩每一場有兩千人，呂秀英不希望演員太多；因此會有一個人分飾多個角色的情形，林景立就演了四個角色。他也是努力過的，為了演出壞人，在家裡，他可是對著鏡子不斷揣摩表情在練習的；結果太太不明就裡，直問他為什麼表情這麼兇？

無論演任何角色，戲演不好可以重來，但在人生的舞臺上無法重來，甚至無法抵擋無常的到來。經歷過父親從生病到住進心蓮病房，直到往生的過程，林景立的內心有深刻的體會。

同樣的人生舞臺，呂秀英體會到，佛教的莊嚴對她來講是獨一無二的，她很想設計更多場景的變化，浴佛也都是在這樣的心情下研發出來的。編《地藏經》音樂手語劇時，因為主題是地獄，所以她編得很恐怖，後來上人跟她說：「經藏就是經藏，所有的東西就是要美化，就只有呈現最美的，不能因為它是地獄，你就一直跟著它走進地獄，要是在地獄裡，如何看到真善美？」這是上人對佛教深刻的體會所教導秀英經藏演繹的精髓。



五月十九日，首場演繹於花蓮靜思堂圓滿落幕，總導演呂秀英滿是欣慰。